



石继航◇著



十年寒窗无人问
一举成名天下知

唐朝入仕 生存指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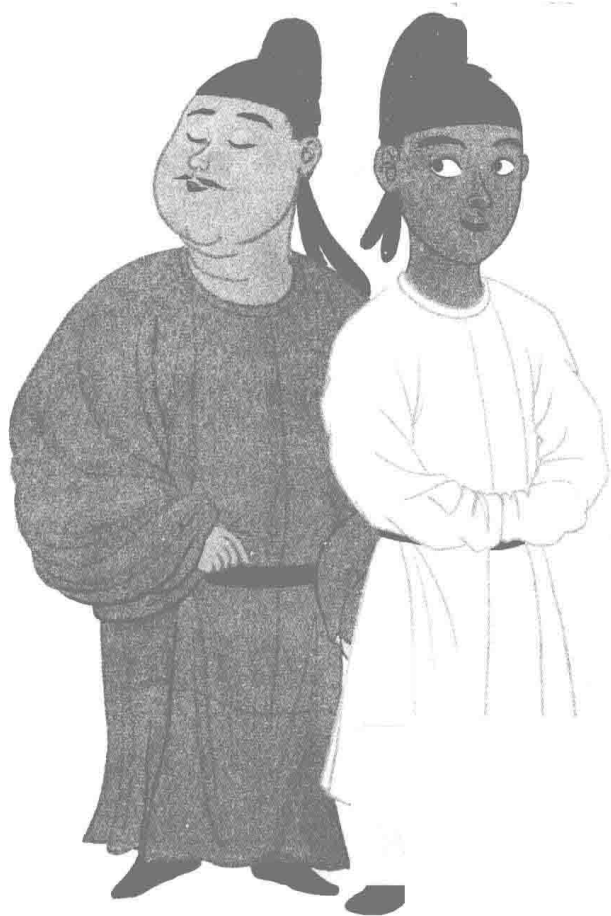


唐朝入仕 生存指南

石继航◇著



十年寒窗无人问
一举成名天下知



SPM

南方出版传媒
广东人民出版社

· 广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唐朝入仕生存指南/石继航著. —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, 2016. 8
ISBN 978-7-218-11108-7

I. ①唐… II. ①石… III. ①官制—研究—中国—唐代
IV. ①D691.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83459 号

Tangchao Rushi Shengcun Zhinan

唐朝入仕生存指南

石继航 著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版人: 曾莹

责任编辑: 赵世平

封面设计: 伍霄

责任技编: 周杰 易志华

出版发行: 广东人民出版社

地址: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(邮政编码: 510102)

电话: (020) 83798714 (总编室)

传真: (020) 83780199

网址: <http://www.gdpph.com>

印刷: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张: 21 字数: 270 千

版次: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9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 (020-83795749) 联系调换。

售书热线: (020) 83795240

| 代序 |

功名万里外，心事一杯中

又是一个枯冷的冬天，木叶尽脱、满地寒霜，北风传来清冷寒冽的气息，夜空中恍如天河之沙般的粒粒寒星也格外明澈。我总是对物候的变化特别地敏感，每个冬天，在我的记忆中，总有一缕缕模糊却难忘的痕迹。古人说：“冬者岁之余，夜者日之余，阴雨者时之余也”。细算一下，确实，几乎每年的冬天里，都是我著书最有效的日子。

虽说是“闭门即是深山，读书随处净土”，但这闭门读书，也要有一定的资本才可以，我本想效法前贤白居易——“专掌图书无过地”，与世无争，与人无涉，安安静静地读书写作。岂知现在的事情，堪称“桃花源里可拆迁”，没有鳞甲爪牙，就只有作鱼当肉的份儿。

所以，我也不得不删除了思维空间中一部分“鸟啼花落”、“茶熟香清”之类的“雅事”，学一些“小红桃杏色”，转而留意一下人世间“仕途经济”的奥妙了。

现下很多的诗词解析者，用浮艳唯美的词藻，将唐代诗人们写得好似生活在澄清的水晶世界中，似乎他们整日里就是寻梅踏雪，拂云逐月，说不尽的诗酒年华，享不完的浮世清欢。其实，当年那些在文坛上熠熠生辉的唐代诗人们，他们在现实生活中，也无一不为俗事所困扰。要知道在唐代，没有一官半职的白衣平民，必须服兵役和徭役，就连张志和那样清高的隐士，也曾被县官捉去，塞上一

把铁锹，逼他干活。而《石壕吏》中，捕吏再凶恶，也不能捉了杜甫抵数，正是因为杜甫大小是个朝廷命官。

“寂寂寥寥扬子居，年年岁岁一床书”，这是愁病相煎的卢照邻孤独的写照。“但觉高歌有鬼神，焉知饿死填沟壑”，这是酒酣耳热时杜子美愤懑的倾吐。“青袍今已误儒生”！读了这么多书，还不如斗鸡儿、百夫长这些人活得惬意自在，这是无数唐代才子的共同感叹。

那些唐代诗人，虽然凭借“惊天地、泣鬼神”的不朽名句成为永远被后人景仰的贤达，但他们很多人生前却丝毫没有这样的满足感。“文章虽满腹，不如一囊钱”，在他们的生命中，最大的使命就是“学而优则仕”——当官。

命运总是拥有我们看不见的手在翻云覆雨，造化弄人的事情古今皆然。而且，正如俗语所说的“情场得意，赌场失意”一般，文坛上的名气和官场上的际遇也像是一架跷跷板。

韩愈《柳子厚墓志铭》中有这样一段话：

然子厚斥不久，穷不极，虽有出于人，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，以至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。虽使子厚得所愿，为将相于一时，以彼易此，孰得孰失？必有能辨之者。

意思是说，柳宗元如果官场得意，文章肯定就没有现在好了，到底是愿意官运亨通，文思衰退，还是希望像现在这样仕途潦倒，却才情四溢，这其中的成败利钝，老韩也很狡狴，自己不判定，要后人评说。

刻薄地想一下，历代文人虽然都把“文章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”这句话挂在嘴上，但心中对功名的热切才是最执著的。他们最后的墓碑上，首先镌刻的是自己的官职名，如白居易的墓志铭是：“刑部尚书致仕赠尚书右仆射太原白公”；

就连官职并不怎么风光的老杜，也是标名为“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”；什么官职也没有的唐伯虎，也题为“明唐解元之墓”。由此看来，名禄对于文人们，是何等的重要。

像孟浩然，包装得似乎是百分百清高无比的隐逸之人，什么“岩扉松径长寂寥，惟有幽人自来去”，说的和神仙似的。然而一见洞庭湖边的张丞相，一大把年纪的孟老头禁不住一揖到底恳求道：“欲济无舟楫，端居耻圣明”——给我个官做吧。李白说过：“屈平辞赋悬日月，楚王台榭空山丘。兴酣落笔摇五岳，诗成笑傲凌沧洲。功名富贵若长在，汉水亦应西北流。”然而，一旦有了博取功名的机会，他还是嚷着“我辈岂是蓬蒿人”，宗氏夫人拉也拉不住，就“仰天大笑出门去”了。

其实，想想也并不奇怪，当时也没有“作家财富榜”，吟诗作赋北窗里，万言不值一杯水。诗赋只是文人们抒发胸臆的副产品而已。出将入相，捧着紫绶金印衣锦还乡，封妻荫子光耀门楣，这才是最高理想。所以，文人优雅风致的背后，其实也是一样的呛人烟火。

对此，一向直言的鲁迅先生说得最为辛辣透彻：“雅要有地位，也要钱，古今并不两样的，但古代的“买雅”，自然比今天要便宜；办法也并不两样，书要摆在书架上，或者抛几本在地板上，酒杯要摆在桌子上，但算盘却要收在抽屉里，或者最好是在肚子里。”

所以，既无地位也无钱的笔者，这本书里，也就不再谈什么“风花雪月”、“花鸟虫鱼”的“雅事”了，直接整一本最俗的东西，从抽屉里拿出算盘，开始八卦唐代才子的人脉和仕途，正所谓：

天运人功理不穷，有功无运也难逢。

因何镇日纷纷乱，只为阴阳数不同。

目 录

功名万里外，心事一杯中（代序）	1
-----------------	---

初唐	1
----	---

明月沉珠浦——王勃	2
-----------	---

心中自不平——杨炯	15
-----------	----

泛沧浪兮不归——卢照邻	22
-------------	----

风多响易沉——骆宾王	30
------------	----

芳意竟何成——陈子昂	39
------------	----

莫为愁沽酒——贺知章	48
------------	----

生 | 唐 存 | 朝 指 | 人 南 | 仕

盛唐	55
还掩故园扉——孟浩然	56
人闲桂花落——王维	74
去时雪满天山路——岑参	93
丈夫穷达未可知——高适	110
一片冰心在玉壶——王昌龄	123
一醉累月轻王侯——李白	131
万里悲秋常作客——杜甫	162

目 录

中唐	183
肯将衰朽惜残年——韩愈	184
风波一跌逝万里——柳宗元	205
前度刘郎今又来——刘禹锡	217
月落潮平是去时——元稹	232
造化无为字乐天——白居易	247

生存指南 唐朝入仕

晚唐	275
倚遍江南寺寺楼——杜牧	276
忍剪凌云一寸心——李商隐	289
词客有灵应识我——温庭筠	304
后记：世事如闻风里风	313
附录：唐代官员品级一览	315
主要参考书目	323

初

唐

初唐、盛唐、中唐、晚唐，这样的时代划分古已有之，一般认为，从唐代开国起至唐玄宗先天元年，这一时期为初唐。初唐之时，正如早春二月，虽有零星的迎春花开放，却不是那灿若云霞的百花园；又如晨星点点，预兆着朝阳升起。

初唐的文坛，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，唐太宗时虽是贞观盛世，但文苑中却称不上繁盛，有名的诗人并不多，大多数初唐才子成长于武后临朝或者是武周改制的时代，所以他们的命运自然是掌握在武则天的手里。而之后的中宗时代，又有上官婉儿执掌文衡，评判天下才士。女皇曾经选天下才子汇编《三教珠英》，上官婉儿又召集二十四名学士，分别象征四时、八节、十二月，一起饮宴赋诗，虽然这些诗并非上上佳作，却也大大提升了诗歌的地位，引发了人们对写诗的重视。

算起来这唐诗的发轫之功，两位至尊红颜还是有不少贡献的，这也给初唐的诗坛涂抹上几分胭脂样的底色。所以说，初唐时代的众多文人才士，他们的仕途命运都逃不过女人的掌心，这是幸运还是悲哀？本书中所叙述的故事会一一告诉您答案。

在传统的教科书中，初唐时代中，最令人注目的就是“初唐四杰”，我们也依众随俗，先从四杰说起。

| 明月沉珠浦 |

王勃

王勃的出身，可谓是标准的书香门第。他的爷爷是隋末大儒王通。我们一提“大儒”，头脑中往往会浮现一个性格迂腐冬烘的老学究形象，像《祝福》里的鲁四爷那样的，以儒家的一言一行为圭臬，不敢质疑，不敢违背。

但王勃的爷爷并不是这样的人，他非常“狂妄”，竟然以“圣人”自居，模仿孔子，写了《王氏六经》，亦称《续六经》；并也让门人弟子记载自己的言行，写成《中说》一书，看这名字，就是山寨版《论语》。这在很多奉孔子为唯一圣人的儒家信徒看来，是很不知天高地厚的事情。

王勃还有位叫王绩的叔祖，虽然才艺极高，但疯疯癫癫，不干正事。王绩诗写得很好，人却是非常狷狂的。他自称生平只读三本书——《周易》《老子》《庄子》，其他书一概不读。还写诗道：“礼乐囚姬旦，诗书缚孔丘”，对儒学中奉为圣明的周公和孔圣人直呼其名，如唤奴仆儿孙一般，相当不尊重。他有《野望》一诗传世，“树树皆秋色，山山唯落晖”一句，想必大家也有印象。

了解到这些情况，我们对王勃六岁就能写文章，九岁就敢写《汉书指瑕》来纠正大儒颜师古注解《汉书》时的错误，也就不怎么惊讶了。正所谓家学渊博，这是从小就受环境熏陶的结果。明代的杨慎曾惊讶道：“王勃以十四岁之童子，

胸中万卷，千载之下，宿儒犹不能知其出处。”其实没有什么好惊讶的，人家王勃从小就在“宿儒”堆里生活，汉代大文学家郑玄府上的丫环，都熏陶得会用《诗经》中的句子来逗乐，何况经过精心教育后的王勃？当然，王勃也完全继承了祖辈们不迷信权威、率意疏放、头角峥嵘的性格特征。

其实，算算王勃手里的牌，并不算差，但怎么后来就一塌糊涂了呢？

王勃的父亲王福畴，虽然爹也有名，儿子也牛气，就是他自己啥也不是，虽然也当过一段时间的小官，但基本上难以夸出口，不过他挺会“炒作”自己的儿子，还留下这样一个典故，叫作“王家癖”。

大名鼎鼎的《新唐书·文艺传上》中，专门记载了此事：唐初王福畴之子勔、勳、勃、劝等皆有文才，福畴尝向韩思彦夸赞诸子，思彦戏曰：“武子有马癖，君有誉儿癖，王家癖何多邪？”

所谓王武子，是指晋代的王济，他爱马成痴，这里韩思彦带有着嘲笑的成分，说你们老王家怪僻真多啊，你夸儿子，也上瘾成病了！不过王家儿子确实出色，老韩看了文章后，也不得不承认：“儿子这样优秀，是该夸啊！”

简单介绍下韩思彦，此人官拜御史，有过一个著名的断案故事。这案子其实是“民事纠纷”——几个兄弟争家产，有道是“清官难断家务事”，梳理起来也很棘手。韩思彦等他们吵累了，就让人端上牛奶给他们喝，几个兄弟也挺有“慧根”，突然醒悟到，本是一奶同胞，如何竟然反目成仇？于是案子在友好协商下顺利了结。

后来，王福畴又“逮住”杜易简，这人是杜甫的爷爷杜审言之族兄，杜易简也夸奖王家兄弟（王勔、王勳、王勃）道：“此王氏三珠树也”。记下这句话，王福畴又四处宣扬。

这杜易简，名字叫“易简”，但他的背景却一点也不简单：他姨是当朝宰相

岑文本的母亲，这岑家，父子三代宰相，后来家道败落了，倒出了位大诗人，叫岑参。所以杜甫和岑参，是能论上亲戚的，此为后话。

由于杜易简和当时的宰相是姨表兄，就像贾宝玉和薛蟠那种关系。有这一层关系在，这杜易简就一路绿灯，考中了进士，后来又升为考功员外郎（从六品），这官品级不是太高，但权力不小，专门负责主持科举。

所以嘛，老杜的爷爷杜审言（字必简），二十五岁时，也就顺风顺水地考中了进士，虽说“老老杜”的诗写得也算不错，但这其中难说一点猫腻也没有。举个例子：王维的才华够出众了吧，还要哄得玉真公主开心，才得以中举。

闲话扯远了，回过头来再说这王勃。王勃之父每天都在努力，宣传他的儿子。机会总是等待有准备的人嘛，麟德初年，十四岁的王勃给当时来巡访民情的右相（即中书令，相当于宰相）刘祥道写了一封长信，全文大约接近三千字，这自荐书写得气势不凡，声韵铿锵，我们看其中最关键的一段：

君侯足下出纳王命，升降天衢，激扬风采之前，趋步麟台之上，亦复知天下有遗俊乎？夫心之精微，口不能言也；言之微妙，书不能文也。伏愿辟东阁，开北堂，待之以上宾，期之以国士，使得披肝胆，布腹心，大论古今之利害，高谈帝王之纲纪。然后鹰扬豹变，出蓬户而拜青墀；附景抟风，舍苔衣而见绛阙。幸甚！斯不为难矣。庶几乎麋卵不弃，终感元枵之精；骏骨时收，或致飞黄之锡。

有人说旧时中国人流行“自卑症”，一味地谦虚客气，写自荐信也不敢夸自己的长处，和欧美人那种擅于表现自己的作风大相径庭。这事不假，但在唐代时，我们中国人绝对不是这样的，有人讲析李白那封《与韩荆州书》，说写得豪气满纸，一点也没有卑下之态，不掉份儿，其实唐人多半如此，都非常能“吹”。

你看王勃，写的是：“亦复知天下有遗俊乎”——你知道有我这样杰出的人才被遗漏吗？他一个小小的十四岁少年，就要求皇帝按“上宾”、“国士”来对待，要是现在的初中生说这样的大话，家长就先给骂回去了。

所以，不能按明清时迂腐规矩的思想，来揣摩唐时的精神。那时的人，昂扬上进，自由奔放，极少拘束。说到癫狂，王勃其实还不算什么，后面还有个说话更疯狂的，叫员半千，此处先按下不表。

王勃这一炮打响了，刘祥道见有这样的神童，堪称“国之祥瑞”，于是就推荐给了唐高宗。如今推想，这一行动，肯定也是夸儿子有瘾的王福畴幕后策划的。

“金殿对策”的结果很喜庆，皇帝对王勃很满意，封他为朝散郎。这是一个从七品上的官职，和中下等规模的县令级别相当。七品芝麻官啊！你别嫌小，熟悉唐朝制度的人知道，新科进士，一般都要从九品的县尉或校书郎什么的做起，熬个八九年，能到七品就不错了。王勃年纪如此幼小，就能走到这一步，而且是天子驾前，能够接近最高权力中枢的位置，真称得上是顺风顺水，前程似锦。

当时，武则天已立为皇后，以她那旺盛的精力和对政事的热衷程度，我猜想，这位未来的女皇，不可能没有听说过王勃这个小神童。说不定，金殿对策的时候，武则天还亲自参与其中呢。

在这一年，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。当时的文章大佬、朝堂重臣上官仪，因和唐高宗密议要废掉武则天的皇后之位，被心狠手辣的武后下令抄家处斩。这位初唐诗坛上“体制内”的文坛领袖，就这样一命呜呼了。他有个孙女，还是吃奶的小娃娃，和她妈妈一起被罚入宫中当奴婢，这就是后来的上官婉儿，也是一位初唐文坛上的重要人物。

话说，那李太白只在皇宫中混了半年多，就四处夸耀“御手调羹，龙巾拭吐”的荣宠，什么杨贵妃磨墨、高力士脱靴之类，多半是李白的自我炒作，当不得真。

他一个小小的翰林供奉，哪里有这样大的威风？而王勃在皇宫呆了四年多，时刻亲近龙颜，为皇家写了大量的文赋，如《乾元殿颂》《拜南郊颂》《九成宫颂》等等，并在天皇天后（高宗、武后当时的称呼）封禅泰山时，写下著名的《宸游东岳颂》。

顺便说一下，这次活动，骆宾王也来凑过热闹，当时老骆岁数比王勃大一倍还多，四十多岁，熬得头发斑白，却没混上一官半职。他可怜巴巴地写了篇《请陪封禅表》，结果还不错，获得了个考试机会，对策之后，当上了个九品小官：奉礼郎。比起王勃来，人家是皇家御用文人、专栏作者，老骆只能算草根写手，“踊跃投稿”的那种。

众所周知，后来王勃又进了沛王府，陪太子读书去了。现在一些资料上，往往是搬字过纸，别人写沛王，他这里就写沛王，也不考据解释一下。其实这沛王就是武则天的第二个皇子李贤，也就是有名的章怀太子。论起年岁，他比王勃还小上两三岁的样子，当时可都是十几岁的活泼少年，绝非电影《王勃之死》上那个颀硕的大叔形象。

要是李贤能按部就班地当上皇帝，王勃的前景可是如花似锦，这种小时候就在一起玩的关系，类似《鹿鼎记》中康熙和韦小宝那种。有人说，那是小说，没有说服力，那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唐玄宗和王忠嗣，唐肃宗和李泌，总角之交，情谊匪浅。

然而，王勃入京后的第四年，因写下那篇《檄英王鸡》，摊上大事了。英王是沛王的弟弟，即后来的唐中宗李显，当时也只是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子。两位皇子斗鸡取乐，王勃写字上瘾，手一痒就写了这么个东西，如今看来，文中多是铺陈典故，也没有什么太敏感的词，只是这句：“两雄不堪并立，一啄何敢自妄”，好像有些煽动“不和谐”的气氛。但经历了玄武门之变的血腥惨剧后，唐代皇室

对兄弟间的仇杀是很敏感的，故而唐高宗听到后，勃然大怒，就把王勃削职为民，轰出了皇宫。

对王勃来说，这无异于晴天霹雳，好似一下从青云之上摔到了烂泥潭里，心情实在是太郁闷了。然而，如果笔者能穿越到唐代，就会提前告诉王勃后续情节：

太子李贤后被废掉，在武则天称帝前被杀。他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被株连，包括曹王李明、蒋王李炜、东阳公主等一大批皇亲国戚。太子最要好的朋友高岐，祖上是唐代开国功臣高士廉，家势显赫也不顶用，难逃人世间最悲惨的遭遇——在他走进家门时，父亲用刀刺向他的咽喉，伯父用刀砍进他的腰腹，堂兄斩去他的头颅，把他血淋淋的尸身扔在大街上。亲人们为免受牵连，以此表示和他断绝关系，毫无亲情。

王勃如果依然在太子府，会有怎样的遭际？恐怕也不会有多好。这件事发生在永隆元年，当时王勃已死去四年了。假如他泉下有知，会不会就不再郁闷当时被逐出皇宫，反生一种“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”的庆幸呢？

然而，在当时，王勃的心境却是非常凄惨的，被皇帝亲自下令赶出官门，大好前程就此断送，对一个刚刚十八岁的少年来说，心理上的打击显然特别大。王勃没脸在京师混下去了，只好去巴蜀游历。

从《送杜少府之任蜀州》那一首诗中看，王勃是有好朋友在四川做官的，几乎可以肯定，写下此诗时，王勃正在长安得意呢，所以他的诗里面，一点悲凄的成分也没有，什么“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，无为歧路时，儿女共沾巾”之类的，其实是“少年不识愁滋味”啊！到了后来，同样是送别诗，《别薛华》中就是：“送送多穷路，遑遑独问津。悲凉千里道，凄断百年身。心事同漂泊，生涯共苦辛。无论去与住，俱是梦中人。”这和前一首诗，正好兴味相反。由此看来，